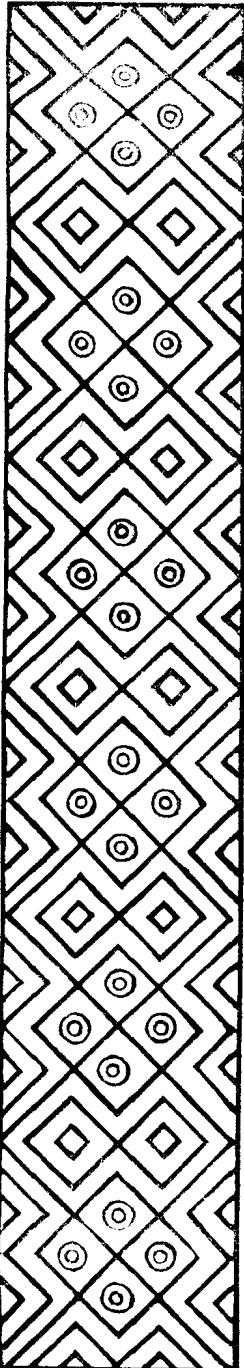


鳳鳴鶴樓集

唐明邦 罗炽 张武 薛汉明編

卷之三
王十_四歸_五歸_六王今_七大
叟_八又_九命_十王曰_{十一}食
珍_{十二}入_{十三}叟_{十四}尹_{十五}子
珍_{十六}王_{十七}食_{十八}人_{十九}叟_{二十}尹_{二十一}子
珍_{二十二}王_{二十三}食_{二十四}人_{二十五}叟_{二十六}尹_{二十七}子



風鳥棋譜錄

唐明邦 罗 炽 张 武 萧汉明編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周易纵横录

唐明邦 张武 编
罗炽 萧汉明

*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625印张 2插页 489,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统一书号：2106·94 定价：4·10元

D631/4208

目 录

- 编者弁言 (1)
《周易》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代序言) 萧萐父 (2)
代祝词 冯友兰 (7)
《易传》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张岱年 (11)

《易经》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刘蔚华 (24)
《易经》朴素辩证观新探 李威周 (33)
《周易》辩证法初探 王永嘉 (44)
《易经》中的朴素自然观 周向阳 虞友谦 (49)
一个古老的信息转换系统
——《周易》理论结构简析 周继旨 (60)
《周易》是用符号文字表述的古代科学思想体系 刘蕙孙 (65)
《周易古经》形象思维举要 罗 炽 (75)
《易经》中的社会心理思想初探 谈嘉德 (90)
略论《周易》思想的两重性特征 张 武 (100)
论《周易大传》的哲学体系 徐志锐 (112)
天人之际三纲领
——论《易传》的三才之道 苏渊雷 (128)

《易传》中象数观念和古代科学中的“取象”

- “运数”方法 丁祯彦(137)
- 论《易传》关于“时”的观念 施忠连(152)
- 试论《周易》的“几” 张军夫(162)
- 从《左传》、《国语》筮例看《周易》的信息处理
方式及其他 毛福仁(170)

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

- 问题的综述 张政烺(177)
- 数与《周易》关系的探讨 徐锡台(197)
- 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浅说 韩仲民(223)
- 《周易》与早期阴阳家言 萧萐父(233)
- 《周易》的“卦”与“象”
 - 《八卦释象》前言 温少峰(249)
 - 《周易》释名及其经纬 黎子耀(259)

- 关于开展易学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朱伯崑(267)
- 易学流派综述 任乃强(280)
- 《太玄》对《周易》的继承与发展 韩敬(298)
- 汉代《周易》象数学的思维模式剖析 唐明邦(308)
- 《周易程氏传》思想研究 金春峰(326)
- 朱熹与李滉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 张立文(344)
- 保巴及其易著中的哲学思想 陈少彤(365)
- 来知德的易说及其自然哲学 陈德述(380)

- 方以智易学思想散论 蒋国保(392)
试论王船山的易学体系 萧汉明(407)

- 科学易 潘雨廷(423)
论易数与古天文历法学 赵庄愚(438)
《周易》与现代科学 赵定理(449)
“太极(阴、阳)——科学灯塔”初揭 朱灿生(470)
《易经》中之八卦循环新论 沈持衡(491)
《周易》是一部抽象计算机 尹焕森(499)
太极图—S曲线—突变理论 傅正懿(511)
阴阳八卦是四种基本作用力和六种夸克统一的
 理论框架 杨永忠(517)
《周易》与中医“六经” 张雪藜 张雪菱(520)
太极图的作法及中医解 徐子评(530)
《周易》与养生学 张安建(546)

论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的辩证发展

- 南《老》北《易》源流初探 刘先枚(553)
论《老子》哲学同《易》的血缘关系 黄 刖(574)
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 卿希泰 詹石窗(584)
《周易》卦爻辞中的民歌 杨柳桥(600)

附录:

《周易》研究的新成果、新特点、新趋势

- 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概要 张 武(609)

编者弁言

《周易》是我国先秦的重要典籍。三千年来，它对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宗教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十七世纪后，陆续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外国文字，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一九八四年，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周易》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全国哲学、史学、文学、宗教、考古、天文、物理、数学、医学等方面的《周易》研究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会上交流了学术论文130多篇，从中选出47篇编成本书。

本书的基本内容：（一）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二）探讨易卦的起源问题；（三）论述易学的发展历史；（四）揭示《周易》同古今自然科学的关系。它充分地反映了当代对《周易》一书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本书由唐明邦、罗炽、张武、萧汉明同志负责编辑，唐明邦同志主编。编辑过程中得到武汉大学萧楚父教授的指导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月

《周易》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代序言)

萧 蔼 父

这次《周易》学术讨论会发起的宗旨，去年六月我们发出的预约通知书上曾有所说明：

“《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珍贵文献。它对我国哲学、史学、文学、民俗学、宗教学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数千年来，阐释《周易》的著作数以千计，言人人殊；从十七世纪起，《周易》又陆续被译成多种外文，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五四以后，郭沫若等许多现代学者，对《周易》成书年代、史实内容的考辨，对历代易学源流及其思想实质的剖析，从社会史、哲学史、科学史等不同角度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各有弋获，作出不少成绩。这些，都有待系统总结。而近些年来，地下考古的新发现，现代科学的新发展，对《周易》研究更提出了不少新题课，有待进一步探讨。”

这里提出的任务，一方面对以往易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要进行科学的总结，另方面对许多新资料、新课题要展开新的研讨。这可说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从同志们提交会议的论著（初步统计共有专著五种、论文一百三十多篇、译文二篇）和最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看，也大体集中在这些方面。

首先，就《周易》思想和易学史的研究来说，这方面是富有成果的。谈到《周易》研究，自然想起一九三〇年问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一书。在这部拓荒性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初试锋芒，首次打开了《周易》这一座“散发着神秘的幽光”的殿堂。不再用迷信去解释历史，而是用历史来解释迷信。从此，《周易》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虽然这仅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翻天覆地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和《周易》研究也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解放前，吴承仕、范文澜、闻一多、于省吾、杨树达、顾颉刚、李镜池、高亨等老一辈学者早有开拓性著作，解放后又继续出版了他们的新旧论著；而尚秉和先生的“以象释易”的专著，也得以在新中国出版；近几年，还出了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新著。仅就我们这次会上提供交流的这方面研究成果就不少，一方面有专题性、总结性的大部头著作，如刘蕙孙教授献出的《周易曲成》乃刘季英先生和刘蕙荪教授两代学者继承发展清代太谷学派《易》学思想的呕心之作，近三十万言；又如杨柳桥先生的《先秦易学精义述稿》，曾九易其稿而成，近十五万言；周士一同志主编的《周易参同契集注》仅印出的上卷即七十万言，下卷是全文今译和英译。这些都是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除有关专人、专书、专题的论文外，还有如朱伯崑、潘雨廷等先生的论著，反映出易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易学史的研究和编纂这一课题的广泛提出，可说是标志着整个《周易》学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其次，就有关《周易》的地下考古新发现来说，诸如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六十四卦》及卷后佚书《二三子问》和别本《系辞》，一九七七年岐山出土的周原甲骨上的卦画（数字卦）及卜辞，同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竹、木简《周易》四十多卦，一九七八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卜筮记录”等，

都是地下保存的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提供了研究《易》卦起源的新资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应当感谢北京《文物》杂志编委会，为支持我们这次《周易》学术讨论会而及时发布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和张政烺、于豪亮先生的重要论文，这无疑会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必将促进八卦起源、数与爻象的关系、《周易》成书年代等问题的深入探究。七十年代这批考古新发现，国内外一些学者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当待深入。值得高兴的是，张政烺先生已寄来他的研究新成果，国家文物局韩仲民同志、陕西考古所徐锡台同志、安徽阜阳博物馆韩自强同志都应邀来参加我们的会，并带来了他们的专题论文、珍贵图片或考古信息。我们将听到他们的发言，并看到大会秘书组临时组织的一个有关图片的展览。

结合考古，解放后所开展的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学、民俗学的调查研究，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古占卜诸形式、筮占和卦画的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不少同志就这方面发表的独得之见，已引起普遍注意。

上述这些出土的新文物和研究的新动向，在我们这次会上均有所反映，必将得到与会同志们的重视。

第三，就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所引起的对《周易》的新认识来说，这是近些年中外不少学者注目的新课题。不少人认为古代东方哲学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思维模式，似乎更符合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宏观与微观的宇宙图景，因而，一些科学家对《周易》、《老子》等另眼相看，有的竟从《周易》象数体系中找到了与现代科学相对应的数列和原理。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历法、方位、气候、乐律、数学、医药、气功……等，都与《周易》结下不解之缘，一开始就互相渗透，并长期互相影响。这是无疑的。《四库总目提要》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

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至繁”。纪昀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科技史上这一特异现象，应由我们给以科学的解释。

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诸如核物理学的原子结构模式、分子生物学的遗传密码编排以及信息、系统、网络理论等与《周易》似乎也有某种联系。国外学者议论颇多，国内科技界也有业余研究者取得一定的探索性成果。会上，我们将饶有兴趣地读到厦门大学物理系沈持衡教授、重庆特殊钢厂赵庄愚工程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赵定理等同志的论文。当然，这个问题的探究，必然涉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我想，主观附会的“古已有之”，或简单粗暴地割断历史，都是不足取的；抽象地肯定现代科学概念正向朴素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复归，也还不能说明问题。在方法上，我们似乎需要对中西、古今的哲学范畴、科学概念、思维模式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揭示其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真正把握哲学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的固有的“圆圈”，找出这些“圆圈”（螺旋式）发展中前后联系的诸环节和转化的中介。只有经过这样具体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才有可能具体阐明某一现代科学概念是通过什么中间环节与古老的《周易》符号系统或思维模式发生联系而“仿佛是向旧东西复归”的。

关于《周易》与古今科学的关系，会上将有一个专门组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综合性的探讨，必将启发出许多新意。

除了上述几个大的方面外，由于《周易》一书的特殊性质，既作为六经之首、三玄之一而形成了一部相对独立的易学史，又与诸意识形态相渗透而包容了历代的政治伦理思想、社会历史思想、文艺美学思想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新进展，在提供会议的论文中也都有反映。

会上还将交流几篇译文及国外易学研究的情况介绍。

总之，这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由于得到同志们的多方面支

持，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使会议的学术内容，足以反映当代《周易》研究的新水平。通过学术思想的互相交流，疑难问题的互相研讨，这次会对马克思主义《周易》学的发展必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易》中有个《革》卦，一贯被认为是一个“元亨利贞”的大吉卦。“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圣人革人心而天下和平，革之时义大矣哉！”这次《周易》学术讨论会，正是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改革之风吹遍全国的大好形势下开的，无疑也应当贯彻改革精神，改革学风，改革会风。关键在于坚持思想解放路线，实践百家争鸣方针，坚信“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因而，对学术问题，我们一定要勇于开展争鸣，善于破旧立新，乐于听取“一偏之见”、“相反之论”，连黄宗羲也懂得“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祝讨论会圆满成功！

祝同志们、朋友们心情舒畅！

代 祝 词

冯 友 兰

我因年老体衰，不能来参加这个盛会，很抱歉，很遗憾。我本来想写几句祝词，以表示对大会向往之意。可是，写着写着竟引起了我对周易哲学的一点感想。就写这个感想吧！

我说过，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代数学是算学中的一个部门，但是其中没有数目字，它只是一些公式，这些公式用一些符号表示出来。对于数目字来说，这些公式只是些空套子。正是因为它们是空套子，所以任何数目字都可以套进去。我说周易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就是这个意思。周易本身并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而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这就叫“神无方而易无体”。

朱熹和蔡渊都说，周易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流行”，一个是对待”。这个说法很扼要。从周易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是一个过程，一个流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过程，大流行，中国哲学称为“大化”。“流行”之中有“对待”，“对待”就是两个对立面的矛盾和统一。因为周易是一种代数学，它不具体地讲这些矛盾，而只用两个符号来代表，这两个符号就是阴阳。阴阳两个字在周易中有两种用法。比如《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这两个地方，所谓阴阳并不是一个意思。“一阴一阳之谓道”，不

可以把道当成一种实体，象切西瓜那样把它一刀劈开，一半是阴，一半是阳。在这里，所谓道，就是那个“大化”，就是那个“大流行”。所谓阴阳，就是两个最基本的对立面。阴阳只是它们的符号。“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这个道是“天之道”和“地之道”、“人之道”相提并论，它就不是上边所说的那个“大流行”。这里所说的阴阳，也是确有所指的，可能就是一般所谓阴气、阳气，这就不是符号了。

把阴阳这两个符号，错综起来，就成为周易的六十四卦。照周易的说法，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多种典型情况。每一卦中的六爻，代表典型情况中的细节。这些典型情况，可能是自然界的，也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个人生活中的。这好比代数中的方程式，什么东西都可以套进去。因为这样灵活，周易认为这些典型情况可以包罗万象，这就是《系辞》所说的：“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从前讲周易的人，都认为人们学习周易，就是要研究这些典型情况，以便在生活中遇到这一类的情况就知道怎样应付。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见闻有限，思想就比较简单。

这些且不必管它，周易所讲的“流行”和“对待”还是可取的。用阴阳两个符号，代表大流行中的两个对立面，这是符号问题，可以随便规定。对于阴阳这两个符号，可以有各种的解释，可以解释为奇偶、动静、正负、肯定和否定等。从人类历史上看，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肯定和否定、正和反交互错综的过程。有一个肯定，跟着就有一个否定；有一个否定，紧跟着就有一个否定之否定。这就成为黑格尔说的三段法。

否定之否定又成为肯定，可是这个肯定并不是原来的肯定，而是比原来的肯定高了一个层次。跟着这个高一层的肯定，又有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三段法，虽然号称三段，实际上还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的错综构成了“流行”的阶段。每一次错综

就是一个阶段。上一阶段的否定之否定就是下一阶段的肯定。每一个阶段都比上一个阶段高一个层次。这就是发展。

宇宙那个大流行是无始无终的，所以没有一个最初的肯定。我们所能经验的都是否定之否定。历史这个流行，不能跟宇宙大流行比，但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所能经验的也都是否定之否定。理论界曾经有过讨论，究竟辩证法中有没有否定之否定，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双方都引经据典，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何必引经据典呢？我们亲身不就经历过许多次否定之否定吗？

“流行”、“对待”，是辩证法中的两个原则。但是照现代辩证法看起来，还要加上一个原则，就是发展。历史的发展，每经过一次否定之否定，它就比原来的肯定高了一层。有了流行、对待和发展这三个原则，这就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辩证的宇宙代数学。

这一套比较完整的辩证的宇宙代数学，古代的中国人没有完成，现代的中国人要完成它。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有比较优越的条件，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引；第二是，古代中国人已经打下了基础；第三是，我们所亲自经历的中国现代史中的肯定和否定互相错综的急剧变化和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如果能在这一方面有所成就，那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那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我虽然是一个老弱残兵，但既然看到这一点，也想做出一些贡献。现在我所能做的是，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过程中，尽力用那三个原则说明中国哲学史中的几次大开大阖。所谓大开大阖，就是那几次哲学思潮，象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道学的形成、兴盛和衰落。这些过程，也反过来充实了那三个原则。在我写《新编》第一册、第二册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思想。到了第三册，我就以这个思想作为《新编》的指导思想之一，以后，更要自觉地运用这一指导思想。一个划时代的

哲学思潮必定有一个中心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一个划时代哲学思潮的形成、兴盛和衰落，必定有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这些基础和根源是什么。这都是必须着重讲清楚的。这是《新编》的重点。

一个人的作用和能力是有限的，何况一个老弱残兵。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必须靠许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

这就是我对周易的一点感想，所说的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不敢称为论文，也不象是个祝词，可以称为代祝词吧！

敬祝大会圆满成功，诸位同志身体健康！

《易传》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张岱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五千多年。在这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历久不衰，虽衰复振。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是复杂的，其中许多已经陈腐的东西，但是也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光辉成就，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之中包含一个值得注意的优良传统。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必然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非常明显，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思想基础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之中。而先秦哲学中，为以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的，首先是《易传》。

《易传》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前进、不断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易传》所以能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发生深远的影响，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易传》是依托孔子的，以孔子的名义立论，于是在学术上据有崇高的地位；第二，《易传》之中确实提出了一些精粹深湛的观点，启迪了秦汉以后的进步思想。以下分为几个问题加以说明。